

在故鄉走丟



裏，母親就會安心，於是睡覺前阿魯斯解開了那條繩子。可到了夜裏，母親又跑出了家門。對於母親，「家」究竟在哪裏？母親在城鎮裏迷失方向，又在草原上再次出走，像一個迷路失途的路人，在故鄉走丟了。在阿魯斯面前，母親退回了孩童的心智，她對水草豐茂的故土草原充滿了興趣，可她始終找不到老照片上早已離去的父親母親。她會在夜裏看到父親母親的幻影、來接她歸去的穿着本地服飾的迎神隊伍，失智的她惟能想起來的就是不停地呼喚「媽媽」，亦是在呼喚走失了的自己。直到走上草原的祭敖包，眾人圍繞其行走、祈禱，母親的眼睛突然變得炯炯有神、面部也瞬間嚴肅起來，有一種「神性」頃刻間顯現在母親身上，彷彿那一刻的她，不再是別人的母親、他人的妻子，她回到了最初的自己，靈魂在此得以安放。正如美國作家梭羅在《瓦爾登湖》裏寫道：「讚頌的不是那個伊甸園，而是你自己。」

當母子間的溝通變得無效，兩人的生活間隔着巨大的差異時，音樂和語言成為兩人產生對話的一條無形的「臍帶」。在城鎮裏，失智的母親亦是「失語」的，她所熟悉的一切已經不復存在，她仍停留在過去的時光裏。當她見到服裝店陳列的蒙古袍時，她會自認為是自己的衣服；當她走進廢棄的舊式戲院時，她會安靜坐下傾聽着她想像出的音樂演出……當她回到本以為自在的故鄉草原，有形的和無形的繩帶都纏繞着她。而只有當母子二人坐上老式邊三輪摩托車，一路向草原深處開去的路上，二人似乎藉由這片草原達到了共識；抑或當二人哼唱起記憶中的蒙古歌謠，音樂的旋律在二人腦海中迴蕩，似乎「我是誰」「我來自哪裏」自然有了答案，二人藉由彼此都熟悉的音樂，來辨識自己。

影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，母子二人從蒙古包走入人群篝火。在火星點點下，人們穿着當地特色的蒙古袍，自由地歌唱及舞動着。熟悉的歌謠，暢快的舞姿，簇擁着母子二人進入其中，釋放着原始的生命能量。也在那一刻，母子二人似乎聽到了彼此的心聲，感受到了某一時刻的解脫和自由。最終，阿魯斯解開了纏繞在二人腰間的繩帶，望着母親逐漸遠去、遠去，母親似乎回到了她靈魂的故鄉。「臍帶」終要脫落，每個人都將離開母體，走向自己的道路。或許，靈魂深處正隱藏着彼此隱形的臍帶。人間生死，或許正如廣袤草原上亙古不變的法則一般，大自然的輪迴，亦是人世間的輪迴。尊重生命，也能平靜接受任何生命的逝去，這是生命的法則。影片結尾，阿魯斯獨自騎着摩托車，在藍綠色的草原上向前方開去，在閃亮的湖泊彼岸，他終於找到了那棵「半生半死」的榆樹。

掃碼閱讀原文

